



老人打著瞌睡  
他把自己彎成禱告的姿勢  
越來越垂下的頭  
已經低到不能再低了  
他以為  
就是  
懺悔的最佳方式

身體歪一邊  
輪椅也跟著歪成  
下坡的坡度  
回憶傾倒了  
印象歪到模糊不清  
終至一片空白  
心事的斜角  
又正好切入夜夢的邊緣  
想念的那人  
卻久未在夢中出現  
只偶爾感覺  
踉蹌行走的背影

